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三

十七

48-17  
2801  
48-17





2801  
卷48-17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考通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

仲叔季分為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

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



佾八人

六佾六八四十

未詳孰是

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

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

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

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

峯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

份按蒙引謂是可忍也句為重存疑亦主其說最為得旨然謝氏說亦可兼用不可廢也

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附蒙引季氏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為謂凡適己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開剝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為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為重謝說以孰不可忍者為重非正意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



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朱子曰為

入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份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

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能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朱子曰八佾只是添入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

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去聲

所當為

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

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

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文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

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

份按語類原文云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入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藹藹不醒為不省而刪去如入身體二語使不明白

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附語錄人而不

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

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

○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

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

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

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

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蒙引此禮樂以

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

禮樂之理俱在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

專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間亦皆是○游氏以

入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

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程子曰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朱子曰程子說固

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



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  
 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  
 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  
 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奏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  
 禮樂奏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  
 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  
 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  
 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  
 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  
 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  
 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  
 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  
 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  
 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  
 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  
 無序則必不和附語錄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  
 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  
 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問仁

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  
 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  
 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概也只是如此○問人而不  
 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為虛文曰此仁  
 是指全體而言李氏曰李氏名郁字禮樂待人而後  
 不是指惻隱

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

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

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  
 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饒氏曰游  
 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  
 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  
 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  
 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  
 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  
 要入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



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份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

困勉錄曰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言

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蓋一則以體用對言而體爲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爲本也勉齋雲峰之說自明

份按語類原文云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

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附存疑林放此問勝棘子成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意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林放所以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今此條所刪。殊不如原文明暢。原文兩問語。極別得清楚。斷不可不全錄也。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

禮云喪事欲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禮其縱縱爾。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

曰。謂未合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

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

份按忠實文云云。似是子由古史周本紀論中語。今日東坡疑誤。

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實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質。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



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附語錄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尊杯飲之類。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蒙引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字。○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皆不能及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籩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飲，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取汗尊，盪地為尊也。杯，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古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禮有微情。



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

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

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

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

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所以飾之其本則戚而已

○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

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

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芘其本根可相有

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附淺說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

大也中國曰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

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

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入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



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范氏

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

呂晚村曰。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攬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申說下。又曰。無爭句。要講得極純粹。其爭句。要講得極自然。方能活畫出一箇君子情性面目。若但寫作長樂老和光。同塵與物無競。非轉作塞。或故為拙行。則鄙吝之私積於中。機權之

亦教誨之道也。

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三世五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儆戒之微意而見聖人憫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

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用雜其內與君子會無交涉也。又曰：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份按：註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就恭遜發論。自與和光同塵者有別。袁了凡指恭遜不與人爭為淺。而謂人所以不能無爭。只為我心未忘。渾然無我。誰為爭主。本文所字指我字而言。君子常見萬物一體。此身雖隔皮膜。此心原無間隔。誰得誰失。誰勝誰負。爭從何生。此老莊之見。非君子之學。本文所字只是助語詞。萬勿深看也。○說統曰：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畢竟無爭。份按：大夫二乃三字之訛。當改正。

言言大全卷之三  
解音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立飲。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二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階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

份按：許氏原文皆如上儀畢。亦有司射命設豐云云一段。編書者以其與雲峰說相復。故刪去。然侯眾耦升射。皆如上儀畢。語氣如何。可往如何。可接凡飲酒云云。是書之妄行刪改。而不顧文義類如此。通義既全載許氏此條。便不載雲峰之說。甚有斟酌。又按許氏原文云：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是書改主字為客字。又刪去勸酬二字。皆不妥。份按：朱子此條乃是輯釋併三條為一條也。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倫  
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此是



子困勉錄謂此意亦有。但只說得不勝者一邊。愚謂困勉錄之說是也。若雲峰兼不勝者與勝者說便完備矣。

副墨曰：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困勉錄曰：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然前章質字可兼本質之質。此章質字不可。

兼質朴之質。○份按首節有兩說。一說子夏之意重在素。謂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為下。即質素便可當絢。何消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並重。一說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為即素是絢。似抹殺了絢一邊。看來後說得註意。當從困勉錄謂兩說當兼用。後謂子夏只是疑詩人抹殺絢一邊。其後之所見乃定論也。

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一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

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盼，目黑白分。易成其輔。左傳：輔車相依。

**也。素粉地畫。**

俗作畫。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

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為絢。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雙峰饒氏曰：巧中涵此意。

**也。素以為絢。**

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附存

一句比也。

夏疑素以為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為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

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為

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

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

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

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

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入叩擊則無

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

而篇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

呂晚村曰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

要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

說不得矣。○份按此章禮字

指禮之儀文而言方與細及

繪事關合說統謂禮該文質

通體俱後世人講禮後只說

得是文後此說謬也。○份按

可與言詩有兩說有謂此與

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

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深探

其旨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

子夏即一素絢便悟到禮後

上深得詩入正人心維世教

之旨故曰可與言詩與其可

言詩正與其可論禮有謂即

小而明大即此而得彼即偏

而得全皆是可與處此與子

貢亦不必分別呂晚村亦有

有兩說一謂不可單講善情

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記禮器云

人不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

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

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

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

亦本

禮器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

此若夫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

所謂起予則亦



禮與夫人必仁而後能為禮  
即此便可見仁之為先禮之  
為後若克已復禮之禮則與  
此章禮字專指儀文者不同  
未可據以立論蓋楊氏之說  
明翻此章之案而困勉錄稱  
其所論最精是深一層不解  
其故

份按此章只是慨一代之禮  
已泯滅無傳或謂天子不是  
空空奇慨分明欲當事培植  
二氏子孫收文錄獻以待後  
人或謂子欲徵禮一代正欲  
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恐皆無  
此意夫文獻既已無徵矣當  
此時而乃欲培植收錄之不  
亦晚乎且周室衰微所謂當  
事者指何人也天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乎文哉則周家  
監古之精意聖人久已熟悉

之矣又何待徵禮於二代以  
考之耶饒雙峰說孔子所以  
能言之故謂周監二代聖人  
以周推二代而知之其論勝  
此遠矣或又謂聖人欲以二  
代之禮挽文勝之弊夫使聖  
人果欲挽文勝之弊何不直  
取周禮示之而與之共從先  
進而乃致藉於一代之無徵  
耶其論可謂迂矣

份按陳氏此條極精蒙引亦  
主其說語類謂這所謂禮也  
只是說三綱五常恐記錄有  
誤○又按楊慈湖謂杞宋文  
獻既皆無徵孔子何所徵而  
能知夏商之禮文何所據而

相長上之義也

新安倪氏曰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  
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  
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  
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  
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  
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

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  
之苗裔也杞國各東樓公諡號

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  
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

及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

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

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  
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

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

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  
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

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  
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

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  
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

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  
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

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  
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

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  
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



能言蓋禮也者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獻可證庸眾必疑不信此亦以三綱五常說禮字也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倫乃天下達道古今共由聖人何至絕人以不能知而獨自許為能言可見陳氏之以制度文為立論之的當而語類所云之必出於記錄之誤也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關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為杞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

份按或謂若專主議魯僭禘說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愚謂集註失禮之中又失禮句已明言其故矣蒙引謂誠意懈怠魯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則以失禮之中又失禮之故也其論最精

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附蒙引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為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滅○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問夫子若得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二番制作觀答顏淵問為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灌者方祭之始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用鬱**

紆勿反**鬯**丑亮反

**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宋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

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嘗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

居隘反

**怠而無足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

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為又失禮

**故發此歎也**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

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蒙引既灌而往寢以懈怠魯之君臣凡也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

秋時為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

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

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

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

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

翼註曰知其說一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入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之說裕於治處蓋七廟祖禘猶曰吾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呂晚村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

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

之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始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若辨駁祀祭考雖極精核。是為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呆行不知。則所云知說示斯者。又何謂只在禘與天下交關原頭說來。闊遠到合題處。仍是不知方得委曲神脈。又曰。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謹。是此節緊要關目。但不宜於夫子口中透露。

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

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譽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

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下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



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我之有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乎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未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附語錄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得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問知禘之說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格則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蒙引夫子告或以不知禘之說者其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知禘之說雖



份按集註先言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與此似正就誠無不格一邊說後却以理無不明並舉向頗疑其說今觀蒙存所云皆將誠無不格意融會在其說中乃知理明誠格本自一串說語類云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亦是以知其說為理明而以誠格意串入其中也

言言一三卷之三  
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存疑知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此尋常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愚謂此門人

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

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份按氣之既散者雖不可復聚然子孫之於祖考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朱子木之氣傳於實之齋最為精確蒙引乃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非真祖考來格謬矣

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已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



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為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

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者。省文耳。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

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二人焉以為戶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

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吾不與祭

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

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為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份按月令以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為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為七祀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禮書云周官雖天子止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但白虎通解五祀則以井易行論者謂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祀井為是程子亦謂行字廟



也。其功幾何。井人所重。奈何遺其重者。然朱子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於廟。蓋戶及中雷則先設席廟室中。廟堂之奧。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奧。既各祭於其處。乃迎戶於奧而祭之。蓋以其奧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於廟。然鄭氏註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與前說不合。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禱祭他鬼神。則所謂奧者不在於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五祀之主。戶中雷主北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經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朱子曰。經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經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故時俗之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

事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

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

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



份按蒙引此條雖與朱子不  
論禍福之說不合然却自有  
理

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  
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  
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  
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  
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  
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  
外至矣○蒙引獲罪之罪明以禍言若謂逆理便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言但當順  
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  
媚字不好○雲  
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  
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  
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  
媚寵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  
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

份按夫子開口曰不然便是  
直斥言媚與寵之非矣安得  
謂渾然圭角不露乎蓋此章  
與陽貨欲見孔子章不同彼  
陽貨者之欲見孔子計雖狡  
猶然曰仁曰知云云猶不至  
違悖於理故夫子只以婉詞  
答之若賈之言則逆理甚矣  
此夫子所以不得不直斥其  
非也集註云言但當順理非

媚寵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  
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  
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  
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  
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寵皆何  
所益蓋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  
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  
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  
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  
寵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  
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  
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  
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  
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  
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  
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  
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



特不當媚竈而亦不可媚與蓋朱子固謂夫子之斥言媚字之為非矣真氏何為而有此模稜之說哉

呂晚村曰此節周字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近人云政云法皆鶻突其疎一郁郁乎文哉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提出文字重講其疎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歎美無處着不倍之意其疎三〇份按呂晚村謂文字非忠實文之文愚玩註郁郁文盛貌句似即

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弗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〇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

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

指忠實文之文而言蓋此章聖人極贊周禮之盡善而以郁郁之文美之乃是論周之禮不是論周之尚文然所謂文者不過即此文焉而已尚文之文固即於禮制上見之也蘇子由著論謂夏商未嘗尚忠尚質然其引郁郁文哉句未嘗不即指為尚文之文也〇又按文字要即尚文之文非別有所謂虛字活字之文然而忠實文之與尚愚每疑於其說而以子由所論為允子由謂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前世而不知後人更以為質又謂夏商求周之文而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朱子云禮初頭只是儉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

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〇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〇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〇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〇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〇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



奢而言。蓋追說耳。蘇氏說忠  
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  
後來文便稱為質。蓋亦深取  
其說。故古史餘論雖概加摻  
擊。而語類中解禮始於儉戚  
仍引其說以為證也。○蘇子  
謂自古天下曰趨於文。夏商  
皆自謂文於前世可也。謂周  
之衰非文極而弊不可也。蘇  
子固謂至周而王道之盛。文  
理已極於此。夫文既已極矣。  
而復曰趨於此而不已。則過  
乎文矣。以仁義之為本心之  
德也。而過乎仁過乎義皆不  
可以制行。豈過乎文而可以  
為禮哉。是則蘇子持論之不  
能無失也。然則思其文極而  
弊而以忠質救之何如。曰。彼  
夏商之時。蓋將求周之文而  
未至。而非有所謂忠與質之

名。及周之興而王道之盛。其  
文乃大備焉。必如此而後得  
乎入心之安。合乎事所當然。  
蘇子之論固備言之矣。然則  
當周之衰而有聖人者。作不  
過去其未流之弊而復遵文  
武成康之舊耳。夫子明言吾  
從周以示周之當從。即夏時  
殷略稍有變革。而憲章之大  
體固一定而不可易。南軒所  
謂天子居制作之位。大體則  
從周是也。烏有盡棄其文而  
反之。以之乎所謂忠與質者  
哉。故蘇子之論愚終有取焉。  
耳。○晚村謂此是專講周禮  
不得。泛云政法。固是愚更  
謂若將政與法收入禮字中。  
即云政法皆切禮字矣。觀  
乎周之六典而統名以周禮  
可見。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  
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  
捭豚。汙尊。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  
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  
此。時不文矣。簣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  
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  
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附蒙引。視二代之禮  
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  
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鄉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日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

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鄉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嘗為其邑大夫。與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



份按呂晚村謂非二代那趨  
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  
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  
一就天地氣數之盛言一就  
聖人損益之精言兩路說來  
最為完備新安陳氏原是兼  
說呂氏所云固得其旨也輔  
氏專主氣數之盛不免失之  
於偏大全辨謂若補入氣數  
極盛一句便似氣數不極盛  
雖有聖人損益補救亦無如  
之何便全抹倒氣數一邊將  
以矯輔氏之偏而亦同歸於  
偏矣夫禹湯之聖豈滅於文  
武周公然夏商之禮不及周  
禮之郁郁者只坐氣數未盛  
耳以是知必兩路夾說之為  
完備也  
呂晚村曰言每事詳慎正是  
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

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  
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日以石慶數馬與張湯  
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  
或人謂夫子為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  
時事雖平曰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  
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  
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  
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  
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  
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  
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  
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  
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  
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  
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  
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  
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于夫子齊黎彌

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  
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  
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  
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  
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  
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  
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  
知字語氣便揚詭迥失聖人  
意象矣  
困勉錄曰此章是歎世亂而  
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幾變  
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  
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  
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  
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  
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  
前亦未必純用貫革則幾變  
古之意亦自切當也又曰禮  
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  
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又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  
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僞故謂的爲鵠通考  
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  
以觀聖  
人氣象  
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  
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  
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鄉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  
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  
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  
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  
以觀聖  
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又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  
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僞故謂的爲鵠通考  
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



只是雖禮射亦主皮。○份按呂晚村講此章正意專在周衰禮廢列國兵爭故夫子歎之其說良是但謂不同科向只是帶說此却似看得太輕蓋力不同科句乃發明所以古者不主皮之故以見古道之不可變何謂帶說乎晚村謂若貪在不同科上生發議論便使感歎正意索然愚謂以入力強弱之不同而必強之使皆貫革則懷古正今之意感歎愈深若舍却不同科意泛就今古致慨未免落空○按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凡侯皆以布為之而皮侯者以皮為其中之鵠又以皮飾侯之側也王之皮侯則虎侯熊侯豹侯也畿內諸侯則能侯豹侯也大

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豹大夫麋士豕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但主於中而去聲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方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

夫則麋侯也畿外諸侯則大侯參侯干侯也大侯即熊侯參侯豹鵠而熊飾干侯者干侯也皆施之大射者也射人云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大夫一侯二正士狩侯二正此賓射之采侯也正也者當侯之中画采於布也王具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外玄曰五正諸侯則去玄黃曰三正大夫則中朱外綠曰二正鄭氏謂王三侯兼有五正正二正之侯諸侯二侯兼有三正二正之侯是與至五正諸侯三正之經文戾矣鄭又謂采侯之側獨士飾以狩皮大夫以上皆画雲氣為飾夫均之采侯而士何獨不同也禮書謂采侯之側當加皮侯亦各以皮為飾既足明王三

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被小犯殪此大兇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



侯諸侯二侯之別。又與士無異同之謂。蓋皮侯側中皆皮。采侯則側皮而中采。理或然也。采侯數與皮侯同而燕射之獸。侯則實賤。皆一侯。鄉射記云。天子能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以虎豹士布侯。以鹿豕。此獸侯也。謂各画其獸頭于侯之中。以象正鵠也。天子諸侯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大夫士直画之布而不塗。其侯之側則画以雲氣。蓋側與中皆不用皮也。許東陽謂獸侯亦用皮飾誤矣。大夫射賓射燕射皆禮射也。鄉射亦設賓主。禮與賓射同。則亦賓射也。故不別言也。大射則於郊之射宮。天子諸侯賓射則於朝而燕射則於寢。大射者將祭而擇助

祭之臣也。士無臣可擇。故已無大射。惟得與君之大射也。庶人無禮射。特主皮之射而已。主皮者。庶人之射。君子弗尚也。獸侯所画之獸。與皮侯之獸不同。東陽但言燕射中画獸頭。而不言何獸。亦疎。○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夫一曰以下。即禮射禮之五物也。主皮固在其中矣。夫鄉射禮文明言禮射不主皮。為聖人所取。而周禮乃以主皮為鄉射禮何也。

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

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則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



份按左字下有傳字當添入

王宇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困勉錄曰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意原並用而大全南軒張氏及存疑單主因羊復禮一邊此等處則皆前人不及後人不可不知若時說單主存羊即存禮一邊則又偏矣

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入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

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

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行禮而

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

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

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及以為諂故孔子言之

湯霍林曰禮自有箇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袁了凡曰當時不是誣君子為諂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



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程

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

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

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

日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

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

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

上深味之程子就入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

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附蒙引一說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呂晚村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

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禍亂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教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又曰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

平言之。○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

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

足上正。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

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

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

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

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

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



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入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趨不得耳○份按朱子跋宋君忠嘉集云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不悔至於棄妻子去變易姓名以逃禍窮困既已極矣而猶不能忘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附蒙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其身平時則恪恭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存疑夫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此自其所以不足者言也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

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以不辨而自明矣愚謂朱子此論真能勘破事君所以當忠之故今如晚村所云殆可謂能得朱子之旨者也

說統曰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淫在宜其有三字上見不傷在不能無三字上見蔡虛齋曰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要重在后妃之德上秦他石曰唯聖主有肅雍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困勉錄曰詩樂註自兼說此章重在哀樂不重在詩樂也○份按哀樂專主宮人乃

臨甲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說得好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為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謾將去故曰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是正解。困勉錄謂即宮人之哀樂。可想見文王之哀樂。豈有宮人如此。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說來亦似有理。愚觀關雎朱傳。首舉后妃性情之正。為言。夫本言作詩者之性情。今乃從后妃性情之正說來。則文王性情之正。又不得言矣。蓋惟文王后妃性情之得其正。宮中之人身。被其化。故性情亦各得其正。而形於詠歌如此。朱子所謂當時人被文王太妃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云云是也。

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

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訔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附語錄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人作。蓋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哀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當時人被文王太妃德化之深。心膽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蒙引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



言言之三  
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脩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云云。則其為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為尊奉之。則決

困勉錄曰。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此上三句中。有此二失也。又言周所以用粟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甚。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疎與附會言之。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甚言之。蓋其

不可。○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多少是周旋。○存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為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恆關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

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粉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



差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王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又曰非立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殺伐之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口氣當云。沒要緊。而疎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

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戰栗恐懼貌。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

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灾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灾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附蒙引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脩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為言抑未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為人君之福乎。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為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說統曰業已就曰成勢不可挽曰遂事已過曰往說謂陳



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答謂指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答之答也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

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

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

久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况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存疑

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狹不能正

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狹是他容受

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

○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

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

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狹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者○

說統曰蔡虛齋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朱子云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馮具區曰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况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逼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說約曰說器小不可預照下兩項○份按翼註云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斗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寬者施出去亦



易端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  
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  
相承凡為王佐者胸中容受  
得許多大學術施出去做大  
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只  
容些小術故做出些小伯  
功故曰器小愚謂以所受言  
則局量褊淺之說也所以所  
言則規模狹隘之說也所以  
受所施相承言則勉齋局量  
褊淺故規模狹隘之說也○  
說叢叢七澤曰藉令仲能源  
頭上清徹一番即無一匡九  
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呂晚  
村曰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  
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  
器量只如是也○困勉錄曰  
註局量褊淺言其見理不明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狹狹以小言不知聖  
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  
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入事先以脩  
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  
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  
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凡事  
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附或問謝氏有見於量淺  
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固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狹  
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  
則與謝氏之說胥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  
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揚說  
則是苟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為大  
器也而可乎○語錄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  
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  
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  
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

而心裏容受不去也容受不  
去由於見理不明東陽許氏  
之說極是規模卑隘以其外  
之設施言言其不曾做得大  
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  
即使仲做得大功業亦是卑  
狹以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  
也二句總是器小而規模卑  
狹又由於局量褊淺勉齋黃  
氏與蘇氏之說當玩奢而犯  
禮亦褊淺卑狹內事然褊淺  
卑隘則不止此朱子富貴能  
淫數句是舍奢僭說麟士刪  
去恐入錯認也最有見輔氏  
齊氏之說却都偏了○份按  
仲之器小不可專在一事一  
節上論然此奢僭二事亦  
足見其器小處謝氏專以君  
奢亦奢君淫亦淫為器小楊  
氏又直謂器小不在此二事

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  
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  
處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形甸說苑劉

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  
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  
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疆可與取天下君特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  
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  
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  
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  
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



其論皆非。故朱子譏之。

言言之三 卷之三

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爾攝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及坵管氏亦有及坵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坵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於門以蔽內外也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坵在兩楹之間獻酬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

知禮也古註圖說坵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主人阼階上拜

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

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

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坵於堂兩楹

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坵上管仲大

份按以爵勸酒勸字乃酌字

論語大全

卷之三 八佾

早



之訛當改正

論語卷之三

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僭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瞻。號東坡。眉山人。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楊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

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氏三歸。及姑桓。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論語大全卷之三 八 份

三



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倏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

份按據當時據字乃楚字之訛當改正

份按困勉錄云輔氏以才器對言似謂才大而器小然器之能受處即是才器小則才亦不得為大愚玩輔氏本文謂使仲知大學之道則器之小者可大而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雖伊周事業可以立致蓋輔氏之意固謂

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眾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為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



仲惟器小。故其才雖定。合諸  
侯正天下。而卒不能光明盛  
大成伊周事業。未嘗謂其器  
小才大如所說云云也。

如周公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為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為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玷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

翼註曰。樂其可知。常說云古

樂雖亡。而天地之元聲。人心之元韻。則未嘗亡。耳樂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箇理。下非夫子本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觀下。翁純皦釋。俱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又曰。可知蒙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困勉錄載一說曰。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與便與下數句不相照。○份按翼註。謂翁如舊說。八音齊作也。看來太淺無味。還當就

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翁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

具。不足以為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

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



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  
錄謂此說看翁字最好愚謂  
八音齊作乃是正解何謂太  
淺無味若以聽其聲音神氣  
翁聚作餘意說亦可○又按  
困勉錄謂胡思泉講翁如云  
堂上堂下其交作也工師鼓  
師其並奏也恐未是樂音自  
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  
理看來翁純繳釋逐音內俱  
有愚謂儀禮所謂合樂者謂  
歌聲與衆聲俱作也謂堂上  
之歌瑟堂下之笙磬合而奏  
之也蓋登歌笙入間作雖有  
先後之序至于合樂則一時  
俱作矣思泉所云未可謂之  
非也至云逐音內俱有翁純  
繳釋亦可備一說但不可以  
作正解耳

相奪倫故曰繳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友  
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  
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  
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  
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  
也始作翁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繳  
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  
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  
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翁合  
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  
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  
繳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  
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翁合然不可拘  
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  
欲其繳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

困勉錄曰覺菴蔡氏東陽許  
氏皆以繹如連以成蓋本圖  
外謝氏之說蒙引謂純如三  
句俱綴於從之下蒙引說是

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而明而明而續必  
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  
氏復心曰翁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  
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  
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  
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  
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  
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  
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  
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  
從成爲作樂三節翁及純繳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  
翁之後繼之以純繳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翁繹則不  
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  
翁純繳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  
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困蒙引始  
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繳如繹如俱綴於從之  
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翁如與純如則  
有先後純如與繳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饒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閒斷上句著餘字下句著中字極有斟酌○清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者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噉如清自清濁自濁也釋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為起伏而不相閒斷也○存疑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速既齊了放手大作也始作無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從之也○蒙引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微清微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孔子生平凡五至衛第一則去魯司寇而適衛也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為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為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各掌為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

穎谷封人祭封人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

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

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

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

見之謂通

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意夫子失魯司

木鐸金口木

意夫子失魯司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於朝○齊氏曰

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天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

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

矣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

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

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

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

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存疑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言天

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

不能知其所以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

份按說統云美善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善專言德且又有簡時在薛方山曰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



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  
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  
武則適遭其窮此謂所以盡  
善而武所以不能無遺憾愚  
謂此說大謬美字專主功說  
朱註自不可易若扯德在內  
德既一般何故又有盡善未  
盡善之別善字須以德為主  
時字只帶說使舜當武王時  
畢竟又別武王當舜時亦只  
是未盡善蓋其分別全在性  
之反之源頭上若如說統所  
引薛氏說及是以時為主然  
則舜若處商周改革之時其  
樂便不能盡善耶

言言大全卷之三  
日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 舜紹堯致治 去聲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 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朱子曰美是言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也 日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  
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  
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  
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

份按此與答劉季章書言  
武王反之之功猶有未至也  
劉季章亦舉性之反之成功  
一為問謂武樂未盡善必其  
反之工夫有未盡處故以此  
答之本與前樂觀其深矣云  
云同是一條輯釋刪去問語  
又刪去較量湯武處云云愚  
謂須全載方明暢

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  
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  
韶樂只是和而已 附朱子文集答李堯卿書問論韶  
武者大概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為說  
集註兼性之反之為說以中庸三知三行成功一也  
觀之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  
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  
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  
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日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  
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  
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答劉季  
章書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  
與未至恐須有別○蒙引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  
所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  
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日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  
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為是  
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程子曰成湯放



份按則商人之忠臣義士句本無人字輯釋悞添  
困勉錄曰此章是論留武非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

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宋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於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

時亦何異揖遜真氏說雖佳予不深取又曰朱子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圈外程子意不重觀其上段已翻去時字又曰問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竟將時字抹殺了集註何又存程子說朱子何以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雖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份按困勉錄三條前一條全翻去時字後一條兼帶時字說兼此三說方為周密  
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愛俱以心言心本也此寬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

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



命禮有威儀進退。喪有哀麻。哭踊皆為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詞之工拙皆可勿論。份按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原文作皆不在論量之限矣。輯釋悞刻也。

言言之三 卷之三  
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可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於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觀他。○蒙引。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

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為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淺說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



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Blank header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Main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title and body text.



